

我首次擔任軍艦部門主管所經歷的考驗

著者/宋炯

海軍官校正期38年班

我是海軍軍官學校首屆航、輪兼修的三十八年班畢業校友，從民國32年4月考進海軍學校編入第十三屆航海班就學，到三十六年回到新成立之海軍軍官學校，改為美制教育的航海、輪機兼習，編為本校三十八年班，於38年11月21日畢業，共歷6年7個多月，其經過已在本刊刊載的「海校學習及生活點滴」一文中詳述過。畢業後被分發到太平軍艦任航海見習官，另一位同學徐學海則任為輪機見習官，艦長是後來曾榮任海軍總司令的馮啟聰上校，該艦時在長江口執行關閉港口任務，曾在英國一艘驅逐艦「護航」下，開砲轟擊一艘欲強硬闖關之英國商船，力阻其鼓輪前行而達成任務，故到十二月才回左營港整補，我們立即登艦報到，馮艦長一見面還曾出題面試我航海學識。那時才剛畢業，天文航海十分熟悉，很快演算出來；加以未久馮艦長在高雄市七賢三路的「凱歌歸」舉行婚禮並宴客，由桂永清總司令證婚，我同徐學海奉派各押一輛海軍交通車接送賓客，故而讓馮艦長留下深刻印象，到三十九年二月一日，我們同學咸皆改任為原艦的少尉後補官，未久馮艦長調升馬公要港司令，由他的黃埔海校同學謝祝年上校接任艦長，艦上人事有些更動，原艦務官齊國勳中尉他調，謝艦長改派原槍砲官羅俊鈞中尉接任艦務官，便將我補為少尉槍砲官，另外航海官戴勳中尉也他調，總部逕派馬紀壯副總司令之侍從官翁國樑少尉（也是我同班同學）任航海官，徐學海則按正常補為少尉通信員，於是我們太平艦上遂有三位同學派職服務，時為39年3、4月正值中共先後十次派兵乘船登陸海南島，因兵力不大，咸遭殲滅之命運，太平艦遂於左營整備完成後，奉令駛海南島駐防，於39年4月13日到達海南島之海口港，接替太倉艦（艦長陳慶 上校於38年南京失陷前率同永定、永修等艦，不理會二艦隊

司令林遵欲率艦投敵，平安衝過投敵之江陰要塞砲火封鎖抵達上海，並獲頒海軍第一枚青天白日勳章者），海口有我海軍巡防處，曾提供當面敵情給謝艦長。

太平艦接替防務後每天夜晚均駛瓊州海峽（海南海峽）威力巡弋以監視當面敵情，到4月16日夜晚，終於與渡海來侵犯海南島之大批匪軍船團遭遇，我輪值2000至2400值更官，在駕駛台雷達複示器看到的是有如一條長蛇般的回跡光帶，報告艦長上了駕駛台，立即下令全艦備戰，副長劉定邦中校，惟恐我初任槍砲官，不諳砲火指揮，交待艦務官羅俊鈞上駕駛台幫忙，我們到戰情室取了三吋砲表，聽候艦長將本艦帶到距離中共船團2000碼處，令發射照明彈，我們依據砲表將照明彈發射到船團後方1500碼，高度2000呎處爆炸，照的敵船無所遁形，但見船團皆已下帆，桅桿之多有如樹林一般，艦長一聲令下，遂令面對船團一舷之40糎，20糎砲全部發射出去，距離如此之近，看的那麼清楚，幾乎每一砲彈都能命中，船團也居然用許多迫擊砲、戰防砲反擊過來，咻咻之聲亦不絕於耳，駕駛台也有一、二位軍官低身閃避，我及翁國樑同學均在駕駛台，無此機靈反應，其實後來聽有經驗的人談起聽到砲彈咻聲，它已越過頭頂，已不用躲避。為何敵砲都飛越本艦，並無一彈打中呢？原來是敵船沒有雷達，只看到我發砲時之火光，知道方向，但不知道本艦距離，以為海軍大砲打的遠，故都調好他們的砲火以最大距離發射出去，沒想到我們竟靠的那麼近！我們所發照明彈在天空中慢慢下墜，快到海面燈也熄了，我們第二發照明彈立即再發射出去，所以目標一直都看得見，只是能否打沉多少船則一點也看不到，到了三點鐘左右，40糎及20糎砲位彈

藥早已打光，修理班從彈藥庫拼命搬出砲彈也補充不及，艦長下令返航海口將各砲位砲彈再補滿，同時讓官兵吃個早點於17日0700再重駛海峽，此時看到共軍有好幾百條帆船均已臨高角（海南島西北方）登陸，正與守軍鏖戰中，海面上另有約30艘船似在游弋警戒中，謝艦長立令備戰衝向海上的船隊，他可能仍想攏近2000碼，以熾烈砲火猛襲之，未料本艦駛近4000多碼時，海面上各船齊向我開砲，馬上多處便中了彈，無論艙面乃至機艙都被擊中而到處都在找醫官及看護士官，謝艦長一看情形不對，立即拉開距離，只能用3吋砲及40糎砲還擊，由於傷者眾多，謝艦長遂將太平駛回海口，解除備戰為傷患裹傷，重傷者放小艇送海口醫院，其中一位食勤兵黃克湘，因在40糎砲送補彈夾到砲位，舉起一個彈夾正好被匪砲彈擊中，將40糎彈打爆而使黃兵頭部開了花，抬到官廳，看到他頭上腦漿與鮮血併流，兩臂似仍在抽搐，見者無不駭然，最後終於陣亡，由巡防處備棺埋在山坡上，艦長下地帶回消息是登陸上岸僅8000人（原有兩個師）已被守軍團團圍困在臨高角灘頭，只要沒有援軍，不難全部受殲，因此17、18日兩夜太平仍赴臨高角與雷州半島間巡弋，阻絕中共可能任何增援，那兩夜確無任何增援過來，只看到臨高角有二、三艘帆船回駛雷州半島，研判可能運回傷兵，19日更傳來捷報，臨高角剩餘共軍4000人已決定投降，上午亦傳來情報雷州半島最南端涠尾角海外有大批帆船集結，太平立即奉令前往迎擊，第三艦隊司令王恩華代將（後接替郭發鰲代將擔任海軍軍官學校校長）亦立即登太平艦一同前往，到達時果見約5、60艘帆船，動向不明，當本艦駛近涠尾角約14000碼時，艦長下令備戰，官兵剛站好砲位，未料涠尾角突有大砲多門向太平艦射擊，本艦立即被巨砲發射之多顆高爆彈擊中，駕駛台、引砲、中段砲位官兵多人被砲彈破片擊傷，駕駛台上王司令被一塊較大砲片劃破胸部，黃卡機軍便服及內衣均橫向裂開，鮮血流滿前胸，另外翁國樑航海官下嘴唇也被一塊小破片刮傷，流了些許血液，一如17日早晨砲戰結果到處都在找醫官，（我們醫官牟敦耀上尉山東人，這兩天著實忙的毫無休息），太平挨岸砲打中時距岸猶有14000碼，已超過3吋主砲最大射程，王司令雖受重傷並未

離開駕駛台，且萬分沉著，用手指示謝艦長轉向脫離，駛回海口；解除備戰時，才由牟醫官及看護士官初步包紮傷口，扶持著走回艦長室休息，此時我們才發現羅俊鈞艦務官已倒臥官廳廁所，原來左舷外面一顆高爆彈炸開，羅中尉正在小解，一粒大拇指大小的破片穿過舷邊打進羅的右肩胸前從左背部穿過，因打穿了心臟而當場陣亡，回到海口，立即由巡防處派來交通艇將王司令送下地乘飛機回台醫治，羅中尉也由巡防處購妥棺木，當天在副長劉定邦，以及包含我在內三、四位軍士官將羅下葬於面海山坡上並立碑為記，第二天守軍奉令撤退，太平在海外掩護，半夜岸上放火焚燒不及運走之汽油，熊熊大火燒了一夜，照亮了海口的半邊天，卻給我們一種無限悲壯淒涼之感覺。

海口撤退後，太平艦奉令駛榆林港掩護陸軍撤退，我們靠泊碼頭，那天上午桂總司令突然蒞艦，正好艦副長均下地公幹，我是值當天理事官，桂交代我派官兵將碼頭上倉庫內物全部搬空，因此即令各隊派出公差共50人到碼頭所有倉庫搬物，記憶較深的是有一個倉庫全是運動器材，含各種球類、乒乓球及拍子、皮尺等等，另一倉庫全是馬達及機器，乃回艦囑輪機隊加派士官攜工具將這些馬達機器全部拆下搬回艦，後回台灣左營全數交給第一造船廠，在榆林港停泊了兩天，陸上部隊全數安靜地撤走，我們在碼頭未聞任何槍砲聲，隨後太平艦又奉令駛往海南島西方之八所港掩護友軍撤退，該港僅有一座伸出海面的碼頭，兩側均有一大型商船靠泊，海南最後一支部隊番號為第十軍的正在登船，未久一艘已滿載（可能是超載）第十軍的官兵，遂離碼頭駛回台灣，另一艘仍在裝載官兵中，但是共軍追兵已打到該港外沿，本艦錨泊港中距岸不及5000碼，從望遠鏡中可看到共軍沿著港灣一條由南向北的公路攻擊前來，陸上斷後部隊節節抵擋，距港大約也只有4、5000碼處有一座橋樑，目標顯著，本艦業已備戰，經艦長許可，我遂下令3吋砲定好表尺以該橋為射定目標，只要一見穿灰衣的共軍接近橋面時立令開砲，3吋砲打的很準，立即命中，共軍遂不見蹤影，待其下一波衝到，立令開砲，橋上馬上淨空，我們就是看準了該目標以3吋

砲火封鎖，如此至少遲滯共軍追兵2、3個小時，待第二艘商船快塞滿友軍時，敵人大砲已打到碼頭，該商船立即脫離碼頭也在港內下錨，岸上尚有不少未上船的官兵乃以地區漁船群裝載到商船換乘登船，只是沒有妥善安排及管制，漁船將官兵送到大船便作鳥獸散，陸上未及登船的部隊非常焦急，砲打漁船，欲迫其回碼頭，第十軍軍長（後知是薛岳之弟）一度登上太平，曾要求我下令開砲打碼頭的部隊，聲稱他們叛變了，謝艦長毫無表示，我也未加理會，未久共軍終於攻入八所港，商船全部離去，太平軍艦遂成我軍最後一艘離開海南島的兵力，海南島也自此完全被共軍佔據。

太平艦離開海南島先駛香港外海萬山群島之外伶仃小停數日，該島未久前曾有太和艦與共艇多艘（前來偷襲）有一次海戰，結果太和艦長齊鴻章（後曾任海軍指參大學校長）曾被匪艇機砲打傷手臂，四月中旬太倉離海口也曾到此小駐，陳慶堃艦長與當地「大天二」（類似海盜）打過交道建立感情，謝艦長經由陳艦長介紹也同他們有來往，還曾派他任軍需官的姪子謝裕與徐學海同學（時任通信員）帶了幾位士兵坐大天二機帆船前往香港採購，未料到本艦突奉令駛汕頭協助佈雷封鎖任務，這幾位官兵遂告脫船，後搭商船改編的迴風艦回左營，才回艦上，那次佈雷任務是廣續我軍關閉各港口而來，因英國商輪不理我軍關閉命令不時駛入汕頭，桂總司令乃派永豐佈雷艦（艦長周非中校，後曾任海軍士校校長）利用夜晚前往汕頭港航道佈雷，永豐雷達似欠佳，所以總部派太平艦協助，太平與永豐會合即指導其進入航道，協助其定位，一一佈下兩排水雷後退出後駛往金門。就有不信邪的英輪一艘第二天駛入汕頭觸雷沉沒，英國才警告商輪汕頭為危險港不可駛入，本艦在金門駐泊近一個月才回左營整補，在那一個多月的時間歷經海口保衛戰及在雷州半島挨砲打，看到官兵傷亡狀況，才真正觸目驚心，尤其是那些日子聽到艦上關閉防水門發出轟然巨響一如挨岸砲打來爆炸之響聲，都會嚇的心跳兩三分鐘，直到金門快駐防期滿，才完全恢復正常，那時艦上有一冊很厚的基度山恩仇記，我幾乎每天下了更便倒在床上閱讀，前後看了達三遍，故

事如此吸引人，結局也大快人心，解除了我不少寂寞心情，日子也好過的多，此舉也許可以供人參考。

我所主管的槍砲部門，下轄槍砲員，槍砲軍士長各一人及二十七、八位士官兵的槍砲隊，由三位上士班長帶領，槍砲員由原任帆纜軍士長孫殿升升任，佔中尉缺，羅艦務官陣亡後，便派他暫代艦務部門，仍幹他的本行，三位上士班長孫元有，周雲青，唐雲燊各擁一部份「死忠」的士官兵，小小的個團體竟然因此分為三派，偶會勾心鬥角相互抵制，實在看不下去，每在集合派工時，常以太平天國等有派系而失敗之故事來提醒大家放棄成見，似未立即見效，孫上士本職技能頗佳，一向看不起年齡稍大之周班長，後者專職知識略欠，但執行命令很徹底，唐班長特性正好在孫周之中，我考慮了一陣，自信我在官校多年已打好了根基，專業知識難不住我，加以軍士長蕭斌曾在邁亞米受訓，從接艦時便一直在槍砲隊，足可輔佐，故艦返左營不久，便向艦長建議調走孫元有上士，才將此問題解決。但也因此使孫的追從者對我有些意見，認為我是空降下來的隊長，年紀輕又是一個菜鳥，與以往由隊上優秀士官（多為青年從軍學子）升上來的不同，有一次看他們保養40糎砲時，槍砲下士吳學文發難，拿起一個拆下來之零件問我，這是幹嘛用的，我們在校學槍砲時，是打字油印原文的講義，附圖也印不清楚，雖然後在中海艦艦訓五個多月拆卸過40糎砲多次，但未深入瞭解每個零件用途，因此告訴他，這個問題明天再回答你，當天夜晚將約有200頁之40糎砲原文說明書一口氣完全看畢，那實在是個小問題，次日便向士官兵們說明清楚，讓全隊官兵都驚異不已，未看到槍砲官找人討教，也不見他下地向別人求救，怎會如此呢？我也乘熱打鐵，開始利用工作之餘上課從頭到尾將40糎砲整個構造講的清清楚楚，以後又再講授3吋砲，從槍砲辦公室又看到20糎掛圖，且有橫切面照片圖，乃開始講授20糎砲，原先便有士官告訴過，全艦能懂20糎砲的只有蕭斌軍士長一人，連羅俊鈞擔任槍砲官也未搞懂，所以在我講授20糎砲時，蕭斌也站在後面兩臂抱在胸前旁聽，我想他懂的那能如原文說明書那麼

清楚，自此他也完全心服口服，此外還有深水炸彈，我自己買紙照說明書附圖一一畫下，向士官兵們上課，無形中將本隊士官兵素質大為提高，加以晚上不放假時召集流亡學生到艦服務或是略有基礎的士官兵，為他們補習英文、數學，可算得上是軍中隨營補習教育的嚆矢，因此槍砲隊士氣高昂，絕對是全艦之冠，一年半後槍砲官職交徐學海，他常發表文章對當年帶領槍砲隊感到很順手，也不費力，他那裏知道是我下了不少功夫的成果。

在太平回左整補時，在海南作戰受損艦體及裝備，均交一廠修復，其中一項是深水炸彈遙控（在駕駛台）的油管被打破，雖由一廠整個換新遙控管，但是如何注油進入遙控管內，工程師們想盡辦法也無法完成，當我知道後立即將深水炸彈說明書打開，其間果然有遙控管路注油步驟，一一摘記下來。次日請工程師來艦，上了駕駛台深水炸彈遙控桿旁。我已安排口齒清晰兩位士兵戴上聲力電話一在駕駛台遙控桿邊，一在艙深水炸彈施放軌旁，將定量油壓專用油備妥由我按說明書步驟操作，不到半小時完工，遙控自如，當年尚未發動克難運動，否則我必定可以膺選克難英雄。

此事教訓是在校時必須將英文程度打好，文法尤須暢曉，以我當初以初中一年肄業考進海軍學校面臨全部英文原文課本，逼得非痛下功夫不可。我們英文課本是英人畢範宇翻譯的三民主義，文法初習一套日本人編的課本，簡明扼要，然後教納氏英文法，都是由福州海校第四期第一名畢業又赴英國皇家海軍大學留學回國的劉榮霖中校教官施教，根基深厚。但是後來本校不知是那位校長開始，體恤那時高中畢業考入海軍官校的學生英文程度較差，遂廢棄一向所採用原文教科書，改用翻譯中文的課本，因在民國59年2月我派任華陽艦艦長時，利用啟封工作空檔，加強官兵基本訓練時，副長（46年班）陳寬淳中校向我報告說，許多年輕軍官居然看不懂原文說明書，才知道以上原委，實在是害了年輕學子；也失去學科從嚴之海校傳統，後來我曾一度派為總部「委員」閒職，有關單位曾先後託我審核兩冊翻譯的英文書籍，應允之後才發現譯者完全沒弄懂原意，也分辨不出所談主角Subject是那—

個，譯的錯誤百出，我也將他譯文修改的體無完膚，等於幫他重譯過，非常吃力費時太多；以後再也不承接審查譯書的工作。此證明了官校後期同學英文根底不夠，有待自我加強。

在我任職太平艦槍砲官一年半，後改任原艦航海官二年（曾遠航日本橫濱修船及參加浙海巡弋）又改任太平輪機官十個多月，連同見習官共在一條軍艦服務四年半、歷三位不同部門主管，但是從頭到尾都曾受到暈船之苦，因太字型船使用輕柴油，主桅對空雷達又較同型太原及山字號（均使用重油）為高；出海後每遇大浪以上風浪必然搖動激烈。因此暈船已成家常便飯，但是身為海軍軍艦值更官責任很大，雖然吐了（至少精神可好半個小時）但仍執行任務，每15分至少定船位一次，督促瞭望提高警覺，監督舵手航向不偏。我曾經歷過最厲害暈船的兩次任務是駐防澎湖，奉令在颱風剛過尚未完全解除警報時出海尋找一艘本軍大字號拖船拖帶一艘萬噸級自由輪的下落，艦長自39年7月便換了青島海校五期（原黃埔海校停辦後併入）畢業的桂宗炎中校，我們及太和均編隸屬第一艦隊司令劉廣凱司令麾下，太和是他的旗艦，所有任務大部份都派桂艦長出海，那次出海，風浪高達十級，我值第一更0800—1200暈的我吐了八次之多，有些官兵吐了可以再吃，我吐了便一點胃口都沒有了，所以後來吐的都是又酸又苦的胃酸，由於風浪過大中段主甲板都搖裂了一條縫出來，桂艦長毅然下令我轉向回駛馬公，那次四小時值更畢，為了避免再吐，交更後我不敢再走回官廳，便倒在上聲納室直到進了港才爬起來，靠泊好碼頭劉司令登艦，不管艦長如何解說都被他痛責一頓，要我們晚餐後再出海搜尋，故晚餐後再度發航向西南搜尋，風浪仍大，但順風稍好些直到第二天傍晚才在香港外海近樟椅島處找出目標，陪此兩船回駛澎湖，那天我值00-04值更官，拖船報告輪船快沉了，必須砍斷拖纜，經報告艦長上了駕駛台准許了拖船之請求，砍斷拖纜，在本艦探照燈照射下目睹此一萬噸巨輪，初向右傾斜，逐漸船首下沉船尾翹起，迅速垂直下沉最後只見海面一大片泡沫，所有在駕駛台官兵看到此一難得一見之悲壯場面，無不震駭不已。

另外一次經歷是在駐防基隆時，在東北季風極為強烈的狀況，劉司令又派太平出海去尋找一艘由香港出發，行經台灣東部海面前往大陸的挪威籍的萬噸之商船海后號，出海後才發覺：此一任務上級極端重視，後來還派空軍在台灣東方上空南北飛行尋找，太平這趟任務共歷五天四夜，季風維持在九級左右，由北向南巡駛倒還可以承受，但換為南向北駛，不但左右晃的很兇、前後顛簸更是劇烈，更是容易暈吐，我的運氣很不佳每輪值更時間都是南向北駛時段，暈的我五天未能進食，最後在第五天空軍通報已找到該輪，位在台灣基隆東北東方約15哩，那天風浪稍緩，在空軍飛機引導下終於攔下這艘油成白色的漂亮巨輪，我適值8-12之更，經燈號通知該輪乖乖停輪，副長陸錦明少校率武裝水兵登輪臨檢，確為駛上海之「資匪」輪船，扣留了該船艙單押赴基隆港，該艦所載為我中國銀行西藥為主貨品，估計至少值一億元以上。按照當時規定截獲「匪資」者可獲20%之獎金，全艦官兵興奮莫名，桂艦長自此常在嘴邊掛著「以後可以四個輪子滾起跑了。」不幸那年為我們修改了行政命令，規定截獲匪資，最高獎金為二十萬元，全皆空歡喜一場，那天太平靠好碼頭，劉廣凱司令擺著面孔登艦指責說：他一再著急地在無線電話中詢問太平抓到船沒有，因當時艦船均停輪，副長正登海后輪臨檢，電信士兵都跑到外面看熱鬧，居然有半個多小時沒有人回答，怎不令人急煞！我們同學，時已升任通信官的徐學海少尉，當然少不得吃了一陣排頭。

暈船原本是正常之事，與身體強健與否並無關係，此乃人類耳朵中間有股神經管制此事，如果那條神經不起作用，就永不會暈船，正如人稱「天生不暈船」者，但是那條神經如果過份發生作用，縱然好好坐在家裏也會感到天旋地轉，嘔吐起來，但是你絕不可向暈船投降，倒在床上；那就永久不可救藥，海上日子過久些，便能逐漸習慣，普通大浪難不了你。我後來在42年幹完兩年航海官，同艦同學都有辦法調升或調艦隊參謀，我因從未跑人事署或找長官而被視為沒有出息，仍在太平艦，那時桂艦長也調升，由唐廷襄上校接任，他為表示器重，怕我也許會調職，故先行派我為輪機官，改部位到

甲板以下，機艙位置低，搖擺起來，角度不如駕駛台那麼大，除了碰上前後顛簸還會暈船外，已少有嘔吐，以後在46年調為兩棲旗艦率真號任副長起仍一直在艦隊服務20年，暈船機會更少了，所以年輕學生及軍官用不著視海上生活為畏途，因暈船是正常的現象，而且一定可以克服的！

在擔任槍砲官任內，除了訓練外，另一工作便是各項砲械武器裝備之保養，那時艦隊裝備保養制度尚未建立，各部門所負責之裝備保養主要靠資深士官之傳承，或在英美接艦訓練時留下的方式，美英軍艦許多裝備運轉活動之處都設有油嘴，可以由此注入潤滑劑，使其運轉順暢且可保護不致銹蝕。我接任槍砲官後看到本隊士官兵對每一砲械或保水炸彈架活動部份之油嘴，多用油槍或用手抹上凡士林，很不乾淨難看，直到我被頑皮士官發問欲讓我難看因而發奮閱讀全部槍砲部門內之說明書，看到每項砲械、裝備說明書都詳細舉出其保養方法。其中所有油嘴部份都規定使用編號OS1350潤劑，沒有說可用凡士林（其成份當然完全不同，說不定久之會造成裝備使用不順甚或故障）。又隔了一陣我詳細來查槍砲倉庫發現內有嶄新的OS1350潤劑桶（約5加侖容量）至少7、8桶，似乎從未使用，過很懷疑民國34年我接艦官兵在美國邁亞末海軍訓練中心受訓時究竟教過沒有？歷任槍砲官何以都無所見？因此馬上下令改正，捨棄凡士林，改用OS1350注入各油嘴，我感到身為軍官尤其擔任部門主管時必須對所管的裝備有充分瞭解，多看書是不二法門，總之以一個剛滿二十歲甫畢業的小伙子，未經擔任初級的官員之學習磨練，一下子便派為上尉階的部門主管，甚至本隊所屬士官兵都對你不那麼服，然而卻靠著在官校6年7個多月的苦學的深厚根基，試著努力執行任務，終於未讓海軍官校這牌招牌蒙羞，不但深獲歷任艦長信任（甚至我們同學值更時，艦長無事也不會上駕駛台）且讓艦隊上老士官再也不敢輕視爾後一年班一年班上船的同學，沒有讓我們同學丟臉，至今回想起來也常引以自慰，太平艦槍砲官任內當然還有許多故事，僅提以上重點部份，盼能對一些年輕軍官及同學有所幫助。🍀🍀🍀